

→ 非常刑警 系列

香水

程琳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十五年警界生涯，
炼就非常刑侦小说

香水

程琳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水/程琳 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6.4
(当代书丛)

ISBN 7-02-005555-9

I. 香… II. 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5827 号

责任编辑: 周昌义
赵 萍

装帧设计: 康 健

责任校对: 刘光然

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香 水

Xiang Shui

程 琳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52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0.875 插页 2
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0

ISBN 7-02-005555-9

定价 21.00 元

第 一 章

1

苏岩长得白白净净文质彬彬,看着不太像警察。滕锁荣和宋建选择作案目标时,很自然就把苏岩锁定了。他们俩判断,这个长得像个书生似的警察不是刑警队治安科玩枪杆子的,应该是公安局里政治处秘书科耍笔杆子的。所以,他们俩大白天就跟在苏岩的后面,准备抢劫他的手枪。

滕锁荣和宋建跟在身后,苏岩还真注意到了,但苏岩没往心里去。那两个人长得勤勤恳恳,满脸憨厚。

这两个面容憨厚的抢劫犯给了苏岩一个措手不及。宋建距离苏岩还有三米远就用板砖糊在了苏岩的头上。苏岩一下就趴在了地上。

宋建从苏岩的腰里解下了手枪,顶上子弹冲着苏岩的脑袋扣动了扳机。

没响!

咋回事儿?

滕锁荣拿过手枪也对着苏岩的脑袋开了一枪,还是没响。

他们俩糊涂了。是真糊涂了!没响就没响呗,拿着枪赶快跑呀。可他俩为了搞清枪为什么不响,竟然把苏岩捅咕醒了。苏岩睁开眼睛看了看形势,立刻清楚了自己目前的任务。刚才

他被这两个长相憨厚的罪犯蒙蔽了双眼。现在他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为了让他们俩放松警惕,苏岩开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。宋建、滕锁荣乐得哈哈大笑。他们还没见过这么窝囊的警察。宋建问苏岩:“你在公安局干什么?”苏岩说:“我……是秘书科写材料的!”宋建对公安局内部有所了解:“秘书科的不是不配枪吗?”苏岩说:“这是刑警队不要的废枪!我花四百块钱买的。”宋建说:“你买个废枪干鸡巴毛?”苏岩哽咽着说:“我拿来吓唬人!”滕锁荣说:“有你这么吓唬人吗?”宋建还问:“那这个枪能不能修好?”苏岩说:“我不知道。我一次也没用过。”

苏岩的眼泪和鼻涕淌了一脸。滕锁荣说:“头一次见到你这样的警察!”苏岩还解释说:“我……刚上班没几天。”他脸上湿乎乎,用袖角擦着。宋建拿着枪摆弄着,他的注意力放在了枪上。滕锁荣的注意力则放在了苏岩的脸上。真好玩!这些年,他总是挨警察欺负,哪见过警察会这个熊样。

两个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没用的地方之后,苏岩突然翻身跳起来,从宋建的手里把手枪夺了回来。两个家伙吓了一跳。但苏岩还是傻呵呵的。他说:“这个枪虽然是废枪,我也不能给你们。要不然,我回去领导该批评我了。”见苏岩这么说,滕锁荣又哈哈大笑起来。因为都这样了,不可能会让苏岩活着回去了。宋建感觉不对劲儿了。他问苏岩:“你这个枪到底坏没坏?”

苏岩说:“那我得试试。”

这支枪有个毛病,撞针击打弹壳的位置偏离了十七度。顶上子弹击发时,必须要压一下击锤才能打响。苏岩到技术科修了两次也没修好。修枪的张工有点不好意思了。苏岩当时在心里还骂他是傻逼笨蛋呢!现在苏岩心想,谢天谢地,多亏张工没修好自己的枪!

苏岩压了一下击锤,冲天扣动了扳机。

枪响了。苏岩假装吓得差点儿没把枪扔了。滕锁荣和宋建是真吓坏了。

苏岩说：“你们别害怕。只要你们俩听话跟我回去，我就不伤害你们。”

宋建说：“你是秘书科的吗？”

苏岩说：“我过去在秘书科呆过，现在我调到刑警队了。”

滕锁荣说：“你叫什么名？”

苏岩说：“我叫苏岩呐！”

两个人的表情挺复杂。他们早就听说过苏岩，但一直没见过本人。

滕锁荣哆嗦地说：“你刚才怎么不说你是苏岩呢？”

苏岩假装实在地说：“你也没问我呀！”

道上不少人说苏岩心黑手辣，收拾人可以让人精神上崩溃，肉体上残废。流氓歹徒都怕落到苏岩的手里。可滕锁荣和宋建今天竟然撞到了苏岩的枪口下。

宋建从兜里掏出了军刺，滕锁荣犹豫了一下也掏出了军刺。

苏岩说：“啥意思？”

宋建说：“你敢保证你的枪还能打响吗？苏哥，你让我们走吧！”

苏岩这才原形毕露，他凶恶地骂道：“操你妈，你俩想啥呐！”

宋建拿着军刺向苏岩扑来。他这是没办法。抢夺枪支暴力袭警故意杀人被抓回去也得玩完了。现在，他要赌一下，万一苏岩的枪打不响呢！

子弹迎着视死如归的宋建，穿过了他的心脏。一枪，宋建就倒下了。

苏岩指着滕锁荣：“来。该你了。”

滕锁荣开始浑身哆嗦了。他拿着军刺悲伤地看着苏岩。

苏岩说：“你看你这个逼样，赶紧把军刺扔了吧！你别再把自己扎着。”

滕锁荣被苏岩说得不知所措，他拿着刀放也不是刺也不是。

苏岩马上温柔起来，他开始做滕锁荣的思想工作：“别看你差点杀了我。放心吧！我不会报复你的！搁我也得这么干。你得放聪明点儿。”

苏岩指了指躺在地上的宋建：“反正他也死了。这么的，我给你个口，你把你们俩干的事儿都说成是他干的，怎么样？”

滕锁荣望着苏岩没吱声。

苏岩说：“老弟，我没别的意思。我就是想多破几个案子。你我无仇无恨，我没必要往死了整你！只要你老老实实交代你干过的事儿，我肯定照顾你！”

滕锁荣想了想，最终扔下了军刺。人和人是有区别的。宋建敢迎着枪口勇往直前，滕锁荣是得过且过。就算苏岩不做他的政治思想工作，他也没胆量拿军刺和苏岩比划。

苏岩死里逃生之后，报社记者郭鸣武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他。郭鸣武说：“枪还得压一下才能打响，太离奇了，你的事儿可以直接写进小说里。”

苏岩说：“那你就留着写小说吧！通讯可千万不能这么写。”

郭鸣武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苏岩假惺惺地说：“这么宣传我，没必要。”

啥叫没必要啊！光天化日之下，让两个傻逼用砖头糊倒，今后还咋在刑警队混呐！羞死了！再说了，别的傻逼也效仿他们怎么办？枪没打响成传奇了！这个事儿不能说。说了，技术科的张工就得被局长骂死。要是万一砸了他的饭碗，苏岩心里可太难受了。如果不是张工没修好他的枪，他现在就得阿里巴巴了！

郭鸣武说：“不写这些，我写什么呀！我得给你吹一吹呀！”

苏岩说：“不用吹。”

郭鸣武说：“那就写你在路上碰到了这两个歹徒。他们面对着你的枪口，还凶极恶。他们拿着军刺向你冲过来。你毫不畏惧，开枪打死了一个，活捉了一个。”

苏岩说：“他们面对着枪口还敢冲过来，应该是说他们毫不畏惧呀！再说，我拿着枪他们还敢往上冲，他们得喝多少酒啊！你这么写，看报纸的人能信吗？”

郭鸣武说：“这你就老外了。我写出来，他们肯定信。”

苏岩说：“我就不信。”

郭鸣武说：“像你这种不信的人，你压根儿也不看报纸啊。看的人全都信。你就瞧好吧！”

郭鸣武给苏岩一顿宣传。苏岩成了英雄。个别人见到他还和他握握手。郭鸣武说得不错呀，真有人信呐！

苏岩跟局长陈凯鸣说了实话。但他没提张工没修好他的枪。他只是说发现了自己枪这个毛病之后呢，没来得及去修就出了这个事儿。陈凯鸣感慨万分。他抚摸着苏岩那支破手枪凝视了半天。最后说：“到哪儿去讲理吧！你说你要是傻呵呵把枪修好了，现在我还看不见你了！今后啊，你一定要小心呐！”

陈凯鸣在刑警队全体大会表扬了苏岩。因为这次苏岩破案数又排在全队第一名。陈凯鸣挖苦其他侦察员：“都是一样的，为什么你们和苏岩差距那么大！我呀不要求你们都像苏岩那么能破案。苏岩破十个，你们破五个行不行？”每次陈凯鸣当众表扬自己的时候，苏岩都很难堪。因为他破案的数量并不总是第一。只是他破的案都影响很大，以至于他破案少的时候，领导也认为他破案多。甚至，不是他破的案，领导还说是苏岩起了关键作用。

陈凯鸣表扬完苏岩,让他讲讲破案的体会和经验。苏岩像模像样地说,自己白天晚上把这个案子放在心里,下班回家了,人不在工作岗位上,但心扑在案子上。只要不破案,他就不睡觉不吃饭。他说滕锁荣这个案子他已经六天六夜没有合眼了。苏岩在会上讲,侦察员就在心里骂。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搞案子。刑警队没白没黑地工作是家常便饭。可苏岩这么说就好像队里光他努力工作似的。大家心里都明白,搞案子才不是靠辛苦呢。没线索再辛苦也没用。苏岩破案多只是总能找到线索而已。可苏岩在表白自己的时候,很少提这些。他总是一口咬定自己能破案是由于自己勤奋。他说:“我是个笨拙的人,没办法我只能以勤补拙!”

苏岩这么说也是没办法。陈凯鸣愿意听这种话。过去记者采访苏岩,问他破案的秘诀。苏岩信口说道:“我破案是凭借运气,也就是说,我的点儿好!”陈凯鸣把苏岩骂得狗血喷头:“放屁!什么叫点儿好!你打麻将呢!你这么说,群众该以为我们干工作是凭运气呢。你今后不准说点儿好!”苏岩当时还委屈地说:“我确实是点儿好。”陈凯鸣说:“那是因为你把工作干到了点子上!”

这句话让苏岩幡然醒悟。他知道了在正经场合一定得说正经话。哪怕自己本来不正经,只要正经地说,也就正经了。

苏岩学会这个方法,有点被逼无奈,感觉变成了两面人。他对领导对同事要一本正经,可对待犯罪分子,就没这么多正经了。

罪犯大都不正经。要是和他们正经,工作上甭想取得进步。苏岩对待罪犯历来采取因地制宜因人而治的机动灵活战术策略。像对滕锁荣这类憨厚的罪犯,他就采用以情动人!

苏岩曾经答应要照顾滕锁荣,真是没少照顾。滕锁荣想吃

什么,苏岩给他买什么。他说想喝酒。苏岩用矿泉水瓶子给他整酒。滕锁荣最后没什么想要的,他和苏岩说:“我想吃几个饺子!”

苏岩说:“中午,你不是才吃完吗?”

滕锁荣说:“我想吃我妈包的饺子!”

苏岩说:“没问题。”

滕锁荣的眼泪出来了,他说:“苏哥,我妈前年就死了。”

苏岩说:“我让我妈给你包点儿吧!”

苏岩的父母住在郊区。苏岩开车往返用了大半天时间,把一个饭盒带到滕锁荣的面前。苏岩拿出饺子要用开水烫一烫,他说:“饺子凉了,我给你热一热。”滕锁荣说:“不用不用。”他直接用手狼吞虎咽地把一饭盒的饺子全吃了。

苏岩说:“喝点水。你别再撑死!”

滕锁荣的眼眶里全是泪水。

苏岩说:“你哭个鸡巴毛啊!”

滕锁荣说:“我没哭。我这是撑的。”

滕锁荣前前后后交代了和宋建干的所有案子。其中重特大
有二十七起。三起还是省里挂牌督办的。

苏岩乐坏了。现在能让他高兴的事儿没多少了。但只要是破案无论是大案小案苏岩全都高高兴兴。这有点像赌徒似的,只要能赢无论多少就是愉快。

苏岩对滕锁荣在生活上照顾,但在审讯上就一点都不客气了。他说:“你交代了这么多,我看你也得死罪了!”滕锁荣说:“你不是说我死不了吗?”苏岩说:“我是希望你不死,可法律无情啊!你不能怪我!”滕锁荣说:“我没怪你!”

苏岩说:“左右你也是死罪了。别再有什么保留了。想想,你还干过什么?”滕锁荣说:“我全都说了。”苏岩说:“大的你是说

了,小的你也得说呀!”滕锁荣绞尽脑汁地想啊想!干的坏事多了,有些事儿想不起来正常。苏岩不着急,他耐心地等待着滕锁荣一点一点地回忆。

大案子没了,小案子也没了。自己的事儿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了。苏岩又开始让滕锁荣再想想其他人,看看别人都干过什么坏事。滕锁荣说:“别人干完坏事还能告诉我吗?”苏岩说:“坏事你不用说,你就和我说说点线索就行。”滕锁荣不想说,苏岩软硬兼施又是喊又是骂,完了还回家让他妈给滕锁荣包饺子。滕锁荣让苏岩整崩溃了。他说:“苏哥,赶紧让法院判我吧!再晚两天,我非得精神病不可。”苏岩说:“你真得精神病了,还捡便宜了呢!法院都不会判你死罪了。”

滕锁荣说:“那我就朝着精神病努力吧!”

滕锁荣不停地回忆啊回忆,把他认识的同学、朋友,以及同学的同学、朋友的朋友,凡是他认为可能干过坏事的人全都通统讲了出来。

这就是线索!

苏岩没黑没白地调查取证蹲坑守候传唤抓人好一阵忙乎,又没少破案。

所有的线索差不多都查完了,只有一个苏岩查得十分别扭。滕锁荣说:“盛斌这小子也应该有事儿。”盛斌苏岩认识,他不是很出名,苏岩只是知道他可能吸毒。苏岩问滕锁荣:“怎么能找到盛斌?”滕锁荣想了想说:“盛斌和郝飞是同学,要不你去问问郝飞吧!”

苏岩这之前没和郝飞打过交道。郝飞是花都夜总会的老板。

找郝飞的时候,苏岩没当回事儿。他知道郝飞与牛东新关系不错,他以为郝飞会乐不得地帮自己。没想到郝飞态度十分

冷淡。苏岩说：“盛斌是你的同学吧！”郝飞说：“是不是我同学你管得着吗？”苏岩说：“我没想管你，我就是问问你。”郝飞说：“我没义务告诉你。”

苏岩说：“你挺牛逼啊！”

郝飞说：“我哪有你警察牛逼呀！”

苏岩说：“你啥意思？”

郝飞说：“我没意思。”

苏岩笑了：“好好好！你没意思就好！”

夜总会之类都归治安科管。苏岩一般不去找麻烦。但即使刑警队直接管不着，开夜总会开歌厅的，也没人和刑警装。装啥呀！都在道上飘着万一哪天碰到咋说呀！尤其苏岩这个小白脸，都知道他翻脸不认人，说宁可得罪鬼也不得罪他。可没想到，郝飞却不尿苏岩。这让苏岩产生了很多想法。这到底为啥呀？仅仅是为了和他装一装？社会上有那么一部分人喜欢和警察装以此抬高自己。郝飞不应该呀。他是做买卖的有钱人呀！像牛东新那样的绝对不会和自己装的。可郝飞究竟什么意思呢？

2

马良向牛东新表白，自己除了老婆没碰过别的女人。牛东新惋惜地说：“你这么正经有必要吗？”马良说：“我和你们做买卖的不能比啊！我是政府的干部，你们有大老婆还可以找小老婆，除了司机还有秘书。我就不行了。”牛东新说：“多大个事儿呀！我帮你找一个！”马良苦笑道：“那你嫂子不得把我劈了？”牛东新说：“偷着找呗，她也不知道！”马良说：“开始都不知道，最后不都是闹得满城风雨啊！老弟啊，我知道你是让我快乐快乐。但我

实话告诉你,我这方面差劲儿!我血压高,得天天吃降压药。这个药吧不仅降血压还降性欲。我和我老婆这种事儿都很少干。”马良的妻子吴静牛东新认识。就吴静那样子,不吃降压药,马良的血压也不会高的。

马良给牛东新办了一件事儿。按规矩,这得给马良表示十万块钱。牛东新想,给马良钱不如给马良找个女人划算。马良真要是没碰过别的女人,一定会觉得很遗憾的。如果让他实现了这个愿望,马良会很感动的。感动了就不用给他钱了。

牛东新让郝飞给马良安排一个女人。郝飞说:“没问题。我这儿有的就是女人。”牛东新说:“一定要和马良上床。”郝飞说:“这我可不敢给你打保票。你知道,我这儿的小姐只坐台不出台。”牛东新说:“你让她出她敢不出吗。”郝飞为难地说:“是我要求她们不准出台的!”牛东新不信:“小姐不出台,怎么挣钱啊?”郝飞说:“你不知道,小姐出台一旦让公安局弄去,挣的那几个逼钱都不够交罚款的。”牛东新不高兴了:“你看你求你办这么点儿逼事儿,还这么费劲儿?罚款的钱,我给你拿行了吧!”牛东新把五千块钱拍在了桌子上。郝飞笑了:“怎么还急眼了!”牛东新说:“我没急眼,我是着急。这个马良吧,你不知道,别人都说他不近女色。我不相信。我和别人已经打赌了。我要是输了,我多没面子。”郝飞把钱收起来,笑着问牛东新:“你打赌多少钱?”牛东新说:“不赢钱,是赢面子!”郝飞说:“得了吧!快告诉我。要不然,你这事儿我就不管了。”牛东新小声地说:“一万。”郝飞重重地叹了一口气:“牛老板,人家说现在你已经身价上亿了。没想到,在我这儿,连五千块钱,你还想赚!真是越有越抠啊!”牛东新说:“我有个屁呀!你听谁说的。还他妈的上亿了。我快要饭了你不知道啊。”郝飞说:“没用的别说了。我要是帮你赢了。你得再给我二千五。”牛东新指着郝飞:“我算是遇到葛朗台

了。”郝飞不明白：“葛朗台是谁？”牛东新说：“是我爹！”

3

郝飞让小姐们都打扮成学生模样。她们穿着海蓝色的校服和白色袜子。开始为了更像学生，小姐们不穿高跟鞋，都穿旅游鞋。可穿旅游鞋不性感。尤其个头矮的小姐穿着软绵绵的旅游鞋有点不伦不类。经过广泛征求意见，郝飞让小姐们脚上仍旧穿着各式各样的高跟鞋。也就是说，她们上面穿的像个学生，可下面还是那么回事。

唐玉穿着校服还挺像。她坐在郝飞面前的桌子上，长腿沿着桌边垂下来。郝飞坐在椅子上，摸着她的腿，声情并茂地讲道：“我这个朋友上学时穷啊。连学费都交不起。他的女朋友可够意思了。她偷着去夜总会当小姐。挣来的钱不仅供他念书，还给他买名牌衣服名牌鞋。我这个朋友是个书呆子，起初以为女朋友去夜总会只是陪人喝酒。知道还陪人上床之后，就不高兴了。他把她给他买的鞋、衣服都撤到了她的身上。女朋友问他，你这啥意思？他说，这些破衣服破鞋我不要。女朋友可伤心可伤心了，从那之后，就离开他了。”

唐玉的眼睛湿润了。郝飞拍了拍她的脸蛋：“当我这个朋友知道女朋友这么干全都是为了他之后，哭了好几天……这些年，他一直在找她，他要当面给她跪下求她原谅！”唐玉问：“找到了吗？”郝飞凄凉地说：“上哪儿去找啊！”

这个故事唐玉是第一次听，但郝飞已经不知讲了多少遍了。小姐们多数都能被感动得流下眼泪。郝飞见差不多了，拿出了五百块钱，放在了桌子上，对唐玉说：“他挺保守的，你用点方法，好好陪陪他！”

唐玉用纸巾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：“好几年都没哭了。郝哥，放心吧！”她把钱塞回了郝飞的包里。郝飞假惺惺地说：“你拿着。”唐玉从桌子上下来搂了一下郝飞：“没想到，你还有这么好的朋友！我保证陪好他。”

晚上，牛东新请马良吃饭，让唐玉跟着。马良调侃牛东新：“又换秘书了。”牛东新说：“这不是我的秘书。这是你的崇拜者。”马良笑了。唐玉没笑，她挨着马良坐下，妩媚地看着马良。她穿着外企白领们那种职业女装，像个正经女人。唐玉说：“马哥，我听过你的报告。”马良问：“你在哪儿听的？”唐玉说：“在文化宫礼堂呀！”马良说：“你记错了。”唐玉说：“我没记错，马哥。”马良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别叫我哥，我的年龄当你的叔叔都够了。”

唐玉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了。两个人一时没话。牛东新着急了。但又不好说什么。席间，唐玉出去上卫生间。牛东新问马良：“这个女孩怎么样？”马良说：“当然不错呀！”牛东新说：“今晚，让她陪陪你吧。”马良说：“别开玩笑。”牛东新说：“我没开玩笑。你到底干不干？”马良说：“完事儿之后，赖上我怎么办？我……毕竟是政府干部。”牛东新笑了：“不会赖上你的。放心吧。思想工作，我都事先替你做好了。”马良没有出声。牛东新知道差不多了，他说：“一会儿，她回来，你对她热情点儿。政府干部嘛，人民的公仆，对群众要笑脸相迎。”

马良说：“我也不会笑啊！”

牛东新说：“学学。”他露出一脸笑，马良没学就笑了。牛东新说：“你看你这不是会笑吗。”

唐玉回来之后，马良冲着她笑了笑。唐玉挨着马良妩媚起来。刚才，唐玉到卫生间往身上喷了点儿香水，味道不是刺鼻子的那种。淡淡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似的。但这要比浓浓

的更沁人心脾。

马良还是不怎么和唐玉说话，他的嘴里吃着海鲜，眼睛看着牛东新，但内心却不知飘到哪儿去了。唐玉裙子下的长腿没穿袜子，皮肤光滑还细嫩。她假装不经意地把腿挨到了马良的腿。隔着裤子，马良都舒服得不行。后来，唐玉就把腿彻底粘在马良的腿上。马良一只手拿着酒杯，另外一只放在了桌子下。唐玉也用一只手在桌子底下轻轻地摸着马良已经湿漉漉的手。马良的手被唐玉握着，慢慢地唐玉把马良的手放在自己的腿上。唐玉用双腿夹着马良的手轻轻地蠕动着。马良的手向大腿的深处摸了一下，他以为会摸到个小三角裤。但什么也没有。马良感到气短，这是血压高了。往常有这个症状，他得吃片药降降。但马良不想降。降血压是为了身体舒服，现在不降同样也舒服。都是一回事儿！

桌子下，马良让唐玉弄得舒舒服服。桌子上，马良则和牛东新兴致勃勃地谈着政府机关的机构改革和人事变动。这些是牛东新关心的。牛东新听得津津有味。他看出马良与唐玉之间有了默契，但桌子下已经进展到这个地步，还是出乎他的意料。怕马良腼腆，牛东新事先安排了三部曲：吃饭，唱歌，进宾馆。按这个速度，现在就可以让他们进宾馆了。但吃完饭，牛东新还是按部就班对马良说：“去唱会儿歌吧！”马良说：“好好好！”

三个人来到了郝飞的夜总会。进了包房，唐玉就坐在马良的身上拿着遥控器点歌。她的手搂着马良。马良多少有点不好意思。牛东新急忙找个借口退了出去。他没想到会这么顺利。他来到了郝飞的办公室，说明了情况。郝飞笑了，他说：“牛老板，这下，你不用到宾馆开房间了。他们在包房里就能完成任务。”牛东新说：“不会吧！你这儿的包房不是用来唱歌的吗？”郝飞说：“有时也能干点儿别的。一会儿，你还得加钱啊！”两个人

说笑着等待马良在包房里完成使命。

唐玉非常敬业，她让马良躺在长沙发上，用两个桃子一样的乳房让马良心潮起伏，热血沸腾。马良问唐玉：“别人不会进来吧？”唐玉说：“放心吧。谁也不会进来。”唐玉脱下了马良的裤子，拿出了避孕套。马良说：“你现在不是在安全期吗？不戴行不行？我戴套不舒服！”往常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唐玉得坚持坚持。但这次唐玉犹豫了一下就把套子放进了兜里。马良把唐玉的头拉到跟前，要吻唐玉，唐玉也接受了。唐玉很少与客人接吻。马良的故事让唐玉十分感动。她愿意让马良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。

为了配合马良，唐玉动情地呻吟着。马良说：“你的叫唤真好听。”唐玉问：“有她叫得好听吗？”马良没明白。唐玉还问：“你后来找到她了吗？”马良问：“谁呀？”唐玉说：“你女朋友啊！”马良糊涂了。但现在他也没心思深问。他太舒服了。第一次完了，问唐玉：“再来一次行吗？”唐玉笑了，她没想到这么大岁数了还挺有战斗力的。她说：“只要你身体吃得消，几次都行！”

马良的身体哪吃得消啊！第一次血压就不知道有多高了。这个时候，说什么也得吃降压药了。但马良还没吃，他怕吃了药就没性欲了。第二次尚未结束，马良的心脏不行了。唐玉还以为是高潮反应呢。她问：“想不想再来一次啊？”马良快说不出话来了，他艰难地说：“我……犯病了，送我……上医院。”

4

把马良送到医院后，郝飞也快被吓出心脏病了。他埋怨牛东新：“马良有高血压你怎么不说一声呢。”牛东新说：“这还用说吗，领导干部哪个血压不高啊！”郝飞说：“多危险呐。”牛东新说：